

散文概述

洪千媚

一、前言

將生活的吉光片羽，已經走過的日常，凝寫在文字中，散文成形，有一瞬成篇，也有數十年的縮時攝影。2018年出版的二百餘本散文書，家與情感，是最常見的創作題材，進而衍生出更多議題，作家選擇用嘻笑怒罵暴露那些甘與不甘，從家／鄉出發，從情感出發，再回歸自我，成為結晶，展示在讀者面前。

本年度筆者對散文創作發表的觀察以「家」為主題進行概述。

二、家庭的樣貌：原生與婚姻

首談原生家庭。馬欣《階級病院》（台北：麥田）因為父親的關係家境敗落，無用的男性族人與相對強勢的女性族人躍上台面，權勢的翻轉不僅在家庭或家族內部看見，也由此向外透析社會的現實，讓她從小觀察到階級的存在與影響。王俊雄的《痛苦編年——給世人的安慰之書》（台北：時報）是另一種家庭風貌，幼時由阿公阿媽帶大因而有愉快的童年，之後由做著世俗眼中底層黑暗相關工作的、家暴母親的父親，以及在給予愛的同時也家暴自己的母親接手，讓他初中後的人生混入痛楚，但他用草莽的甚至是講笑話般的口吻說「能夠痛苦是幸運的」。而馬欣和王俊雄有個共同點，馬欣曾在受訪時吐露「最後沒有歪掉，是『閱讀』

把我拉回來的」，王俊雄則是在初中開始透過閱讀為自己察覺的人生詭奇找到解釋（或者說解套）。因為閱讀，進而思考，救贖與被救贖之間，這或許也是他們之所以寫作的的原因。

由婚姻建立起新家庭，卸下甜情蜜意表層，面對柴米油鹽醬醋茶的真實生活，也是作家常下筆的題材。自馬來西亞來台念書進而結婚的馬尼尼為，在《沒有大路》（台北：啟明）用跳躍、短促的字句拼寫家庭中的母職，她想寫、也寫了在馬的母親，回頭過來才發現寫的也是在台的自己。窮困家庭出身的馬尼尼為，婚後育子飼貓作畫，貪戀讀書的習慣從開始賺錢後大爆發，被姻親家人看輕，被娘家家人無視，被歸因於無用之人，因為她賺不了錢而被看不起。看似在家，但金錢的缺乏後讓她在原生與婚姻家庭無路可去。寫《聽貓的話》（新北：斑馬線文庫）的凌明玉則在家工作，她接連擁有三貓，先生從初始的不支持到轉化為主動認養第三隻貓，視貓咪如同親兒，帶來的轉變始料未及。同時，動物不再只是過去飼來供食或看家顧門，而成為家庭成員之一，出現在作家筆下，尤其是貓，寵物與飼主的日常互動亦是極好的觀察切入點。家庭百相與自我定位，上述幾本透露出一些端倪。

三、婚姻的難題：不想（結）與不能（結）

未（能）結婚之人與家之間又是什麼樣的關係？李維菁《有型的豬小姐》（台北：新經典）提供了一點參考，特別是〈一個人參加婚禮〉，李維菁對於不適合卻得一輩子的關係感到害怕，但樂見他人願意攜手共渡人生，敬佩那些再婚者的勇敢，且給予祝福。陳怡如〈女同志也怕老、怕死，想要一個家〉（《女同志×務農×成家——泥地漬虹》，台北：大塊）有同志成家的省思，提到同志社區，那不是她個人發想，而是從前參加同治團體討論時就習得的概念；她想像中的家的模樣，是與女友組成一個家庭，另外可與其他同志友人各自的家庭組成社區。謝凱特在《我的蟻人父親》（桃園：逗點）中並沒有提及自己的人生大事，卻提到哥哥曾因與父母討論到成家問題後跑來問他性向，又自語「算了，沒關係，我擔」，凸顯出傳統家庭問題無可避免要被觸及與解決，即使擔子不在自己身上，也會在他者身上。林孟寰〈白目少年〉（《聯合晚報》副刊，08.11）則以「從憂鬱的同志少年時開始，所有渴望早已磨成絕望。婚姻大事就被拋到腦後，一時片刻你要我從哪裡找回任何關於成家的想像？」，道出多少同志的心聲。但這裡不能忽略的一點是，林孟寰會有這段內心獨白，起因是在2018年初，過年期間，被家人問到結婚一事，也就是在確定不久之後就能有法律保障的情況下而生，這時候，原生的家對於「成家」的概念，已不同以往。關於台灣同志婚姻關係，歷經2017年司法院釋字第748號公告、2018年公投之後，台灣同性伴侶的婚姻自由將享有法律的保障，至於法

律如何制定、保障到什麼樣的範圍，還有待觀察。我們也許可以期待，未來有更多不同樣貌的，關於家的故事。

四、家鄉的意義：離鄉與返鄉

從家鄉到他鄉，理由各異，過去有太多為了求學、就業等因素離家遠赴異地的生命史穿過我們的眼睛，現在仍是如此，未來也不會減少，不過我們還是可以從中看到不太一樣的故事。陳柏煜《弄泡泡的人》（台北：九歌）寫到自己和戀人各自的原生家庭，也想著要共組（非婚姻的）家庭，感情與身體不斷在徘徊或中途短暫的逃開，好似整個世界在擺盪，又如泡泡般飄浮，不知何時才能安頓。陳思宏自言《第九個身體》（台北：九歌）是一本身體書寫，從永靖到台北到柏林，學思開展，身心舒暢，他選擇打破舊有制約，奔向自在之處，自由之所。謝旺霖《走河》（台北：時報）遠赴印度，他的夢想不是流浪，卻不停在流浪的途中，探問與直視自己內心，同時，他說「有的人事，雖發生在那遙遠的國度，卻好像也可以生發在其他地方，或者就是我久居的島嶼」，異域可見己鄉，興許是最高度的自省。

離開之後的歸返，又是為了什麼？2018年底縣市首長選舉時，高雄市某候選人提出一個訴求是讓北漂的孩子回家，打動選民的心，順利當選。在此無意討論後續發展，但北漂確實是台灣社會長久以來的生活境況，離鄉背景的人們，思索起歸返的可能，並陸續實行，2018年因此有許多歸鄉及延伸書寫出版。像是林蔚均，在英國及波蘭生活了十餘年後，2016年決定回台定居，最大的原因是

過得並不是很快樂，只是回到台北之後也沒有原先想像中的那樣美好，讀者可以透過《回家好難——寫給故鄉的33個字詞》（新北：木馬）看見她如何在故鄉創造自己的家鄉。劉崇鳳《回家種田——一個返鄉女兒的家事、農事與心事》（台北：遠流）不是農事輕體驗或來去鄉下住一晚的慢活記事，也不是「只能回家種田」的逃避之路，而是在母土深耕／生根的重生之書。徐銘宏從桃園到台中就學，再到台北工作幾年，曾回到家裡幫忙管顧傳統雜貨店，開始著手繪寫在雜貨店遇見的人事物，中間一度離開，又再度舉家搬回桃園，並協助看店，由畫作及文字集成《畫說寶春姐的雜貨店》（新北：依揚想亮），看得到人民純樸的互動故事與作者返家心路歷程。

五、時代的氛圍：音樂與寫作

2018年散文匿藏有特殊元素，值得一提，尤其是音樂。羅浥薇薇《情非得體——致那些使我動情的破美人》（桃園：逗點）和陳德政《我們告別的時刻》（新北：大家）大概可以歸類到這一塊。羅浥薇薇細數中外女歌手與公眾人物所帶給她的感動與思考，從旋律、從字義，從她們的裝扮或生活方式，造就或被形塑出某個時代氛圍，並指出被吸引的受眾如她（其實也是我們），是「時代的傀儡」。廣電系出身的陳德政則用一首首歌，記錄自己活過的青春——90年代，音樂陪著他渡過大小難關，伴隨他看過國內外風景。當那些時代和風景都被時間刷得淡淡的時候，音樂或許是喚醒記憶最好的媒材。言叔夏《沒有的生活》（台北：九歌）也藏有一點點音樂，同樣談90年代的記

憶，但與陳德政又互不相同。此外，《沒有的生活》把生命交會的一切說得淡淡然，沒有什麼很明確的，企圖在有跟沒有之間，手法十分特殊。新北市文學獎成人組散文類首獎蔡政洋〈Hardcore Dance〉則將搖滾樂扣合生命，讓音樂療傷止痛，再點燃新生火種。

另外，寫作者談寫作這回事，看看專業的怎麼說。王聰威《作家日常》（新北：木馬）2013年出版後今年再版，從資深前輩角度回望文壇百態，5年後再讀仍有滋有味。而陳又津《新手作家求生指南》（新北：印刻）則是入行兩年菜鳥之文字工作者甘苦談，用自己血淋淋的經驗，透析作家生存之難。純觀賞可，若要入行，不妨將這兩本列入職前訓練必讀書單，有讀有保佑，以防人（健康）財兩失。

六、小結

綜論本年度的出版概況，各大文學期刊、地方文史誌如《台灣文學館通訊》、《聯合文學》、《鹽分地帶文學》、《滿天星兒童文學雜誌》、《葡萄園詩刊》、《海翁台語文學》、《創世紀詩雜誌》等在一萬餘筆中的文章中，散文發表或論述約有2,089筆。

研究評論方面，291篇學位論文中，有20篇直接以散文研究為題，較特別的是簡明玉討論日治時期文人的〈日本殖民統治的探索與反思：以魏清德散文作品為觀察中心〉（新竹：清華大學台灣研究教師在職進修碩士學位班）。其他耳熟能詳的現當代作家中，張秀亞仍是熱門被研究人選，張曼娟、吳明益、焦桐、賴鈺婷、楊富閔等亦是常客；主題則以飲食為冠，空間、地方書寫、母性書

寫緊追在後。台灣文學學術會議方面，計有63場，429篇論文，以散文為題者有6篇，然散布在各種主題中的無可細數。較往年而言，研究的注目度可謂持平。

總的來說，今年度登場的書寫主題，飲食文學、旅行文學有之，性別書寫、家國懷想、人生哲思亦有之，或一書直陳，或散布字句之間，都值得細細品味。然若要以一詞來概括今年散文的創作特色或現象，「家鄉」或許可以作為代表，何處為家？何處為鄉？對於家／鄉的模樣與想像，成為今年散文出版中最鮮明的圖景。